

淡江的絕配

專題報導

來自傳統的回教家庭，以德在遇上雅敏之前，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未來的妻子，不是一個信仰可蘭經的人。同樣的，對於雅敏來說，如果不是因為遇上了以德，在濃厚的宗教家族背景之下，她和她篤信上帝的親友們，對於和「異教徒」的未來，將充滿不確定感。他們相識了五年，也努力了五年，當初在一起不到兩個月，就想分手，現在他們步上紅毯，攜手一生。

以德和雅敏結婚了，接到喜帖的朋友們，都祝福他們，說將來他們的小孩會是最最幸福的：「因為，他們會得到兩個神的庇護。」

來自傳統的回教家庭，以德在遇上雅敏之前，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未來的妻子，不是一個信仰可蘭經的人。同樣的，對於雅敏來說，如果不是因為遇上了以德，在濃厚的宗教家族背景之下，她和她篤信上帝的親友們，對於和「異教徒」的未來，將充滿不確定感。他們相識了五年，也努力了五年，當初在一起不到兩個月，就想分手，現在他們步上紅毯，攜手一生。

當他們離開愛情，去面對兩個宗教，覺得自己太渺小。

對於兩個具有不同的宗教背景的人，信仰差異鴻溝，足以讓兩個相愛的人，都感到卻步。雖然他們第一次見面，就連趕了兩場電影，像老朋友一樣，約會了近十二個鐘頭，卻還是在兩個星期的熱線之後，第一次，也是唯一的一次提出分手。當他們離開愛情，去面對兩個宗教，覺得自己太渺小。但是，在分手後，回家還是忍不住要打電話給雅敏的以德，提出了個好辦法：「為什麼不把問題像電影「急凍人」一樣的急凍起來？現在沒法解決，也許將來就會有了。」這個主意讓他們變得勇敢了，以德告訴雅敏：「我們不可能只作普通朋友，而我也永遠不會放棄。」

但是問題並沒有真的被急凍起來，從小就是家中備受疼愛的乖乖女雅敏，第一次告訴父親，關於以德的信仰，父親眉頭深鎖地垂下頭，重重的嘆了口氣，只說了一句：「唉，妳怎麼會喜歡上一個異教徒？」而母親則是很憂心的，頻頻詢問以德的種種，耽心未來會有很多困難。

以德也同樣受到家裡的壓力，身為回教徒，父親無法想像配偶若不是也進清真寺禮拜，如何能認同回教的家庭生活型態？就像以德的母親，嫁給父親之後，自然入了教，成了道地的回教信徒，不吃豬肉，一日五次朝聖地麥加禮拜，一輩子信奉阿拉。但是，第一次見面，這位在餐桌前禱告的女孩，的的確確讓他們感受到差異，甚至是不安了。「若要禱告，就不要來家裡！」父親在雅敏回家後，在以德面前撂下這句話。

在堅持的過程中，他們不斷的接收到危險的信息，父母親友都擔心他倆不能承受這樣大的差異，不能得到幸福。但他倆了解，自己沒有問題，問題在於兩個互相不了解的家族，只有用誠心和時間，才能感動他們。

他們相信，上帝和阿拉都是同一個神，數千年前是一家。

「如果不是因為我的工作，我可能會找一位信回教的伴侶，照著可蘭經的指示，去過我人生。」身為一位飛行員，攬盡世界風光，看過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以德覺得沒有什麼不能。他的同事之中，道地的美國人，娶了吃齋唸佛的泰國人，加拿大籍的基督徒和印尼回教徒結合，澳洲人和信台灣道教的女性結婚，「他們都能，我們也能！」以德這麼認為。

他們可以一起聽音樂、一起看電視、一起逛西門町，很自然的，當雅敏低頭向上帝禱告，以德也參與了。漸漸的，雅敏養成了不吃豬肉的習慣，和公婆吃飯的時候，她只在內心之中，向她的天父禱告。一切在他們都是自然而然的，「我沒有因為這樣就不是回教徒，而妳也可以還是信上帝的。」以德曾經告訴雅敏：「假如我們以後真的在一起，妳將不會是現在的妳，而我，也不會是現在的我。」他們相信，上帝和阿拉都是同一個神，數千年前是一家，現在只不過是人們發展出不同的教義，面貌不同罷了。

他們彼此尊重、相互分享不同的信仰，而甘之如飴。這就好像他們在南北小吃齊集的美食廣場用餐時，總是保持著「一起吃」的習慣一般。他們先選擇一碗湯麵兩隻湯匙，你一口我一口的吃完之後，掂掂肚子，再一起商量下一盤吃什麼，開心的共享生命中的每一個滋味。

「當我飛回台灣的領空，雲很亮，海岸線很明顯，我從墾丁一眼就可以看到台北，這個時候，我會想起一個人，想要快快見到她。」以德說。

除了宗教信仰之外，他倆有太多的吻合：個性積極，凡事一步一步來，行事中規中矩，卻又常常異想天開，天真得可愛。牡羊座的雅敏，凡事積極認真，中文系畢業之後，經過兩年的努力，考上師大傳播研究所，不過，為了要達到自己的期望，修了一學期就丟下課業，執意輟學到加拿大蒙特婁遊學，直到她認為自己克服了語言的束縛，才心滿意足的回國寫論文。巨蟹座的以德細心體貼，為了迎接雅敏留學歸國，他花了整整一星期的時間，除了飛行，就待在房間，給雅敏打造一雙翅膀，經過幾次測試，研發出透明的投影片作為材質，親自為她帶上，讓她明白，她是他的天使。

心情好的時候，路面上偶爾發現落單的彩色氣球，就可以讓他倆童心大發，由雅敏指揮方位，以德操盤，當街玩起車輪壓氣球的即興遊戲。不過事後以德又是一派正經的聲明，當天的路況允許，才有此舉，他平時可是奉公守法的小市民，尤其對於開車這碼事，一定不能馬虎：「如果警察拿我的職業問起我：『你開飛機的啊？連車子都開不好，怎麼開飛機？』，那我可就無言以對了。」

他們都喜歡笑，而且都有一副溫暖的笑容，從來不曾對人大聲的說話，總是為別人著想。無論再忙，大小事都由兩個人一起參與，並且做好沙盤推演，直到彼此都滿意為止。因此，他倆對於事情的細節，總是清清楚楚的，當一個人描敘上文，另一位一定可以隨時接續下文，就像唱雙簧一般。比如訂婚喜餅就是他倆走遍文林路的大小餅行，才挑上的；婚禮當天的菜單，為兼顧大家多元的口味，又要講求口味新鮮，也經過一再的討論，其中一道「醃漬鮭魚片佐主廚特製優格醬汁」，為了調製出記憶中美味的蘋果薄荷醬，更是三顧主廚才定案的。

「我要讓我的爸爸媽媽知道，為什麼我不選別的男生，就一定要選他。」雅敏說。

有一回以德從澳門飛回高雄，臨時起意送了一盒葡式蛋撻到雅敏高雄老家，那天雅敏不在高雄，當他像個外送的小弟捧著從澳門空運來台，一路躺在飛機保溫餐車裡還熱呼的蛋撻，出現在雅敏家，雅敏的家人和親友對於這位未來女婿的種種疑慮，都被他熱情的笑容和香甜濃郁的奶香味融化了。從此，他在雅敏家有了一個雅號叫：「蛋撻叔叔」。

「我要讓我的爸爸媽媽知道，為什麼我不選別的男生，就一定要選他。」雅敏說，以德是個體貼的人，儘管他因為工作的關係，常常不見蹤影，但是他一定會隨時告知行蹤，讓她覺得很安心：「他告訴我，他一回到台灣的領空，就會想起，有一個人在等著他。」

和以德朝夕共事的空姐們相比，雅敏也許不是一位明艷動人的大美女，但是在以德心目中，她的細心體貼與善良，才能真正吸引他。即使過了這麼多年，他還記得第一次見面時，無意間看到雅敏從收拾整齊的背包中，拿出的記事本，一筆一劃工工整整的筆跡，依照重點標示顏色，井井有條。他心想，這女孩真是細心，當下就很想多了解她一些，所以一聊就聊了一個下午。後來，他還發現每次電話長談，話匣子打開後，如果雅敏多談了一些個人的話題，就問他會不會覺得很無聊？這也許只一個小動作，以德感受到了，在自我主義抬頭的這個年代，能夠這樣隨時關心對方的女孩，真的不多。

這一切的一切，他們相信是神特地為他們的愛所安排，是神的旨意。

或許，雙方的家長和親友，都見證了以德和雅敏的愛，他們開始不再那樣的堅持儀式和表面。

訂婚的那一天，以德的父母，走進了教堂，在牧師見證下，用包容和愛，祝福這一對為愛而勇敢、而執著的璧人。而在和以德第一次見面就堅持：「將來如果要娶我女兒，就得到教堂舉行儀式。」的蔡爸爸，也在漫長的五年考驗裡，明白了他倆堅定的心意，不再堅持結婚的儀式。未來，雅敏的名字，也將按照回教的禮儀，被放置在清真寺裡，和他的公婆與夫婿在一起。雅敏說：「以前我曾經抗拒這樣的作法，覺得這是一種欺騙的行為，但是現在，我知道，因為愛，讓我們彼此都願意改變。」

當時被急凍起來的天大問題，在五年之後，他們用愛找到藥方，這一切的一切，他們相信是神特地為他們的愛所安排，是神的旨意讓他們相遇相知相守一生。

